

2005

2010

21世纪年度小说选

中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 编

2016

中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010

21世纪年度小说选

中
篇
小
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6 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21 世纪年度小说选)

ISBN 978-7-02-013133-4

I. ①2… II. ①人…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5924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樊晓哲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6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7.25 插页 3

印 数 1—4000

版 次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33-4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我社自 1977 年起,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1994 年后,这项工作一度中断。21 世纪肇始,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我社决定恢复中、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

恢复出版的中、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21 世纪年度小说选”,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长期做下去的决心。“21 世纪年度小说选”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编一册,于次年元月出版;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21 世纪年度小说选”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应我社之邀,对当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广泛的研讨,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严格进行编选。在此,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完美的焊缝	刘建东	1
李海叔叔	尹学芸	52
胡桃夹子	周海亮	115
喜鹊回到屋顶	陈 仓	152
空色林澡屋	迟子建	188
驯牛记	陈集益	227
苏黎红小姐	阿 袁	271
虹化	吉米平阶	332
秋莲	陶 纯	392
白衣秀士	马金莲	444
再见胡美丽	王 璞	489

完美的焊缝

刘建东

师傅环顾一周，目光在每个徒弟的脸上均稍作停顿，最后落在前方纵横交错的管线上。他郑重说道：“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出卖了我。”

这是在加氢装置的管廊之下，密密麻麻的管线遮住了耀眼的阳光。师傅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让炽热的空气陡然间紧张起来，凭空多了一丝凉意，在他们的血液中奔流。午休时间，师傅把他们集中到一起。阳光中，加氢装置闪烁着银色的光芒，水泥路面快要被烤化了，看上去软软的。热气在管廊外蒸腾着，在路面上方，形成了一团炽热的气流。管线稀疏的阴影中，工具箱、焊条散落一地，他们有的站着，斜靠在塔架；有的坐在泵上；有的坐在安全帽上。师傅这句话后，大家没有面面相觑，而是不约而同地绷直了身体，木然地看着师傅的脸，想从师傅的脸上看出点内容。可是师傅随后便陷入了沉默，再不说话了。

下午四点半，郭志强坐班车离开了厂区，在疾驶的汽车上，一路上他脑子里想的都是女朋友小苏，师傅那句话和车窗外的风景一样，很快就被抛到了身后。小苏今天坐火车来，他要去接她。在温暖的回忆中，小苏还是上次见面时的样子，恋恋不舍，又有些淡淡的忧伤。他和小苏的相遇很文艺，半年前他们在火车上坐到了对面，郭志强手里拿着一本顾城的诗集《黑眼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他们先是谈顾城的诗，谈舒婷和北岛，然后又谈到了电焊。郭志强说：“两部分金属，管道或

者钢板,就像两个不同的人,迅速地升温,飞翔到顶点,再飞速地冷却,急剧地降落。如果是两个人,这得是多么巨大的考验。而正是这种熔化,凝聚,升温,冷却,在快速的巨大落差间,才让它们完美地接合在一起。”他的话听在小苏心里,就像是一曲来自工厂的热情而有哲理的诗篇。爱好诗歌的小苏被顾城吸引,然后爱上了八方炼油厂青年焊工郭志强。郭志强同样喜欢顾城,爱好诗歌,也偷偷地写诗。这更加坚定了小苏的抉择,她让母亲的愤怒随风而去,让邢台与石家庄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变得不那么遥远,她告诉郭志强,她要让他们的爱情完美地焊接在一起。几乎每个周末,中学教师小苏都会乘坐火车赶往石家庄,然后再倒炼油厂的班车去和郭志强约会。而每次,郭志强都充满激情地带她到厂里参观,让她看看厂里的塔,球罐,油品罐区,管线,泵,以及一列列的原油罐车。每个周末,郭志强都会写好一首诗,热血沸腾地等待着赠予小苏。郭志强的诗从炼塔开始,他誓言要给每一座塔写一首诗,而每一首关于炼塔的诗都表达着他对小苏日益坚固的爱情。小苏对郭志强的师傅单鹏飞心存敬仰,有一天,她在生活区宣传栏里看到了单师傅披红戴花的照片,便对郭志强说,我想见见你师傅。她见到的单师傅和电影里、诗歌里的工人师傅一模一样,勤劳朴实,可亲可敬。她不禁赞叹道:“怪不得他能带出你们十二个徒弟呢。”

接上小苏,在返回炼油厂的路途中,小苏紧紧依偎着郭志强,仿佛郭志强随时可能离开似的。她不停地给他讲她这一周读到的诗,这一周和她一起参加培训的吴老师从她这里借走了舒婷的诗,她的母亲又和她吵了一架,小苏发誓说:“如果她再和我吵,她再抱怨老天对她不公,非要惩罚她,给她找一个当工人的女婿,我就从家里搬出来,住到学校去。”

快到厂区时,已经看到了火炬的光,小苏突然问:“你师傅怎么样啊?我给他带了一条石林烟,是我爸爸的。我听你说过,你师傅抽烟很凶的。”

“我师傅?”郭志强的回答犹豫、不自信,小苏的问话让他突然间想到了中午时分师傅那句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的话,所以他

不知道如何回答小苏，他只能含糊其词地说：“都在忙着检修。”

住下之后，小苏收拾自己的衣物时，看到那条石林烟，便又提起了单师傅，“郭子，你师傅怎么了？”她显然觉察到了郭志强的迟疑。

郭志强不是个会说谎的人，便一五一十地把中午时分，加氢装置管廊间的事情告诉了小苏。小苏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你师傅怎么会那么说？”

郭志强淡淡地说：“我也不知道。挺突然的，也挺奇怪的。”实际上他并没有把这件事完全地放在心上，就像他对所有的事都不在乎似的。除了上班，偷偷地写诗，爱上一个火车上的姑娘，这些好像都是他命中注定的事似的，而师傅的那句看似简单的话，也许就和他们必须要面对的一次次的检修和抢修一样，是必然要来临的。

小苏的反应出乎郭志强的意料，她觉得这是个天大的事，“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怎么可能呢？”她瞪着郭志强，好像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似的。

郭志强笑着说：“我真的不知道。难道我还能无中生有，胡乱编造一个理由吗？”

小苏意识到了自己的反应过度，她缓和一下语气问：“你那些师弟师妹们呢，他们也不知道吗？”

“谁知道呢。一下午我们都在干活，干完活我就去接你了。”他略微想了想，“你这一问，我现在觉得有些不对劲，整个下午，我都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像是下雨前的那种气氛，闷，心里有什么话说不出来。干活的时候大家的话都特别少，都不敢正视对方。躲避，对，是在躲避。”

小苏显得兴奋异常，“对。这正说明，你师傅是有所指的。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出卖了我。”她重复着单鹏飞师傅那句话，像是在琢磨这句话背后的深意，然后断定，“肯定是有个人出卖了他。是谁呢？谁又出卖了你师傅什么呢？”

郭志强觉得一直纠缠在师傅的那句话上，让他们难得的相聚变了味，连诗歌都退居其次，高尚让位于庸俗，浪漫让位于现

实,于是他说:“也许师傅只是随口那么一说。没有人会记在心上,连师傅都会在太阳升起之后把它忘得一干二净的。”

这是郭志强的心声,可 he 不能代表小苏,在他们相聚的短暂时间里,不到二十四小时,诗歌与爱情真的悄悄地落在了后面,小苏在郭志强朗诵那首《分馏塔:上升或者降落》的诗时,她的倾听便有些分心。

上升是一种选择

降落,在命运的掌纹中

凋零,哭泣……

她突然打断郭志强声情并茂的朗诵,“你师傅这几天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没有?”

郭志强顿时诗意全无,情绪很糟糕,他不得不重新梳理自己的记忆,让思绪回到那个中午,或者更早的时间段,“好像有一点反常。周四上午,他没有给我们开班前会。小郑那天下午神秘地说,师傅去了办公大楼的五楼,纪委监察室。他嫂子在党办,看到师傅从监察室进去。师傅在那里待了整整一上午。”

“我就说,你师傅不可能平白无故地说那样不着边际的话。他肯定是犯了错,让纪委抓到了把柄。”小苏拍了一下巴掌,像是找到了一个答案。

郭志强试探着问:“那我还读诗吗?”

小苏说:“你读,你读。我听着呢。”

事实上,朗读与倾听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师傅的那句话,让那个周末索然无味。

上火车前,小苏叮嘱郭志强:“那句话有什么新进展,一定要先告诉我。”

第二天中午,从食堂吃完饭往回走的路上,郭志强被师妹林芳菲叫住了。她躲在检查科楼边的大树下,像是怕被别人看到似的,轻轻地叫了一声“师哥”。

郭志强拎着饭盒走过去,笑着问她:“你躲在这里干啥?”

林芳菲面露忧愁，“我在等你呢。”

郭志强说：“那走吧，我们一起回车间。”

林芳菲却一把拉着他向大树后边走去，一排茂盛的松树遮挡住了检查科的二层小楼。“怎么了，神神秘秘的。”郭志强觉得平日里怯生生的小师妹今天有些反常。站定之后，林芳菲四下望望，感觉安全了才定神说道：“师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一定要如实回答我。”

郭志强笑着说：“菲菲，到底发生了什么。把你吓成这样？”

师妹林芳菲一脸严肃，“师哥，事儿闹大了。非常严重，所以我在这里等着你。在食堂里我就盯着你，生怕你提前走了。可食堂里人多，眼杂，没法说。所以就在这儿拦着你。师哥，我就是想问问你，你昨天去见过师傅吗？”说完，她满脸羞红，像做了一件有愧的事。

郭志强仍然一副松松垮垮的样子，“今天我女朋友来了，我一直陪着她。没见师傅呀。怎么了？师傅怎么了？我看他今天好好的呀。”

林芳菲叹口气，“师哥，真被我猜中了。我就猜你没去师傅那儿。其他师哥，都去过了。而且是单独去的，谁也没碰到谁，像是算准时间，彼此都有默契似的。”

郭志强一头雾水，“他们去师傅那里干什么？我咋一点也不知道？师傅病了吗？”

“没有，师傅好好的。”林芳菲心事沉重地说，“你心怎么就那么大？你忘记前天中午的事了，师傅当着我们十二个徒弟的面，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出卖了我。你以为师傅是说着玩的，跟我们开玩笑呢。师傅是那种人吗？他从来就没有开过这样的玩笑。所以他们都去找师傅了，还拿着礼物，给师傅表忠心去了。”

蝉的叫声突然间大了，刚才，郭志强根本没有意识到，除了他与师妹的谈话，还有另外一种声音。蝉的叫声连绵、轻快，却钝钝地从他的心上擦过，心头上就像长了一层铁锈。

“师哥你说话呀。”林芳菲着急地看着他，额头上还有细密

的汗珠。

“你也去了吗？”郭志强问。

林芳菲低下头，停顿了一下怯怯地说：“去了。我是最后一个去的。已经是傍晚了。我思想斗争了一整天。”

郭志强说：“我知道了。谢谢你菲菲。”

林芳菲却仍旧紧追不舍，“师哥，那你到底去不去呀？”

“去干什么？”郭志强反问。

“去告诉师傅，那个人不是你呀。”林芳菲瞪着眼睛时，她的眉毛就很清晰地跳动着。

蝉的叫声更加响亮了，松树之外，夏天的光芒万马奔腾。郭志强接着问师妹：“那个人本来就不是我呀。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呀。我不去。”

林芳菲拽着他的胳膊，“师哥，我知道你是个随性而为的人，你洒脱，超然物外，把一切都看得很淡。可是这件事，你可不能掉以轻心。”

郭志强说：“我知道你是好意。我心领了。算了。我不去。我不能违背我内心的意志。没事，菲菲，别替我担心。我不去向师傅表白，师傅也不会怪罪我，把我当成一个叛徒。”

本来，郭志强的包里揣着那条石林烟，他想在下班前当着大家的面送给师傅，可是当黄昏来临，当他坐在家里准备给小苏写另一首关于炼塔的诗时，那条石林烟，已经和顾城的《黑眼睛》并排躺在书柜里，书香和烟香，混合成一种奇异的味，钻进了他飞扬的灵感之中。

整整一周，林芳菲都在做着不懈的努力，劝说郭志强去向师傅表白。又一个周末来临，她突然出现在气分车间的抽提塔前，那时候，郭志强正给小苏介绍这个塔的功能。林芳菲对郭志强说：“师哥，我能不能借用一下苏姐姐？”

和郭志强一样，小苏也很喜欢林芳菲，她觉得这个二十岁的姑娘单纯得像一杯清水。她们笑着挽着胳膊走到一边，悄悄地说了有五分钟，期间还不时地向郭志强张望。最后她们俩走到

郭志强面前，师妹林芳菲对师兄抱怨：“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说完，便气鼓鼓地走开了。郭志强问小苏，她们都说什么了，让师妹如此不开心。小苏说：“你还问我呢，要不是她给我说，我还蒙在鼓里呢。她让我劝你去向师傅表白心迹。说你不是那个背叛者。”

郭志强叹了口气，“唉，我这个师妹！那你怎么答复她的？”

小苏反问：“你说呢？”

郭志强嘿嘿笑了，“你的意见和我高度一致。”

小苏伸手，握住了他的手，说道：“你手心里有虚汗，你是不是担心我不会和你站在一起？”

郭志强说：“你要是那样的人，也不可能火车没到站就跟我下了火车，非要跟我来看看炼油厂什么样，看看焊接是怎么回事，看看焊花的壮观，看看我诗歌里的炼塔什么样。”

小苏说：“瞧你美的。如果哪一天，我不和你站在一个战壕里了，你可不能怪我。”

“怎么可能呢？”郭志强自信地说，“我们会永远在一起，我一辈子写诗给你，直到你老了，耳朵背了，听不见了。”

郭志强的誓言在那个夏天像是一股甜甜的微风，吹走了漫漫的炎热，在她频繁地来往于邢台和石家庄两座城市之间时，感到了无比的幸福。华北平原上的这两座城市，成了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两个温暖的牵挂。

连接生活区和厂区之间的马路，被高高的白杨护佑着，路两旁绿油油的玉米已经没过了小腿，放眼望去，阳光中辽阔的玉米像是缠绵絮语的诗句，在他们的心中激荡，连缀成行。小苏情不自禁地吟出了郭小川的名句：

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

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地布满浓荫，

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啊，也一样地鸣奏嘹亮的琴音；

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地脉脉情深，

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啊，也一样地照亮大地的清晨。

读完郭小川，小苏的思绪立即就转回到了现实，她说：“你师傅，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为什么会接受徒弟们的表白，他想要什么？”

郭志强感到有点突然，“你想听什么呢？”

“我在师大上中文系时，我们的写作老师，总是提醒我们，要注意文字背后的深意。一个人也是一样。看来，你师傅不只是宣传栏里笑容可掬的那个人，他肯定还有更多的故事，是在外表之外，你从来不给我讲。”有些怨，有些不满，小苏用脸色表达着自己的内心感受。

此刻，面对他爱得如痴如醉的人，她的怨怼，仿佛突然为他打开了一扇门，那扇门通向他幽深的内心，他惊奇地发现，在那幽深之处，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他重重地舒了口气，“我不能对你有任何的隐瞒。”

小苏温柔的目光鼓励着他。她的身后，那伸向远方的玉米地，在不远的地方，与一些白杨会合到一起。它们安静，绿得明亮。它们和一个年轻得如一株正在拔节生长的玉米一样的语文教师，都是他忠实的听众。他觉得那些言语在幽深之处已经积淀太久，几乎被冰冻了。

“我是师傅的大徒弟。从技校毕业，一进厂就跟着师傅，我对师傅充满了敬重。但是从三十八岁起，师傅突然喜欢上了徒弟们给他做寿。那一年，师傅的徒弟已经有十个，师傅也成了我们检修一队的大队长，管着三十多号人，管、焊、铆、起重，每个工种都有，但最受师傅重用的当然是我们这些嫡亲徒弟们。我忘了是谁先提出要给师傅做寿，师傅略微推辞了一下就答应了。从那年起，师傅每年的生日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节日，每个徒弟都争先恐后地给他买礼物，生日宴会那天还要上礼。我挺烦这些的。我觉得给师傅最大的礼物就是把工作做好，把活干漂亮，圆满完成一次次检修和抢修任务，给他长脸，别给他丢脸。可是没有人认同我的观点。这让我非常苦恼。因为我是大师兄，按理说，师傅做寿，理应有我来张罗，但是一个内心不情愿的人，根本无法指望他做成什么的。所以，每次，积极张罗的

那个人都是师弟张超民。他不停地埋怨我不积极，其实他心里乐开了花，他愿意在师傅面前表现自己。他忙前忙后，师傅都看在眼里，因此，每年的先进都是他，师傅还让他当了班长。而我，除了进厂第二年侥幸得过一次先进之外，任何奖励都和我无缘了。我乐得自在逍遥，工作，阅读，写诗，日子顺着自己的心去过，就平和而幸福。我也从不消极，师傅做寿时我从来没有缺席过，当然我已经沦为随大流的那一类人。半个月之前，师傅的寿宴刚刚结束。”郭志强停顿下来，仿佛回到那个夜晚，表情中透出一丝的忧虑。

“这一次，出了一点意外。寿宴倒是正常，也很和谐，都喝了不少酒。问题就出在寿宴之后。师傅爱打麻将，因此，喝完酒有人提议陪师傅打麻将，于是我们就来到附近的邱头村，师弟小关是这个村的，他有一处闲置的房子，是家里准备给他娶亲用的，他们经常在那打麻将。所有的人都去了，有陪师傅打的，有观战的。满满一屋子的人，师傅高兴，手气也好，不一会儿面前就堆了不少钱。我对打麻将提不起兴趣，关键也不会打，所以看了半个小时我就觉得头发胀，眼皮子打起架来，于是我就告别了师傅师弟们，踩着月色提前回家了。第二天我才知道，我走后一个小时，邱头镇派出所的人就摸了进去，抓赌抓了个现行。师傅赢的钱，包括徒弟们孝敬他的钱，都被当成赌资给没收了。据小关讲，那晚上师傅的脸色非常难看，跟从管线里漏出来的原油一样，黑黑的……”

小苏打断他，“派出所抓赌时，只有你一个不在场？”

郭志强确定地说：“没错。我回到家没多久就睡着了。那天闹了一夜，我困死了。怎么了？”

“那第二天，第三天，或者第四天，你师傅都说些什么。你师弟们说些什么。”她紧张地看着郭志强。

郭志强笑着说：“没有啊。那事很快就过去了。小关给我说这些的时候，也只是把那天我错过的情节补充完全。他们随后也回家睡觉，他们进入梦乡的时间会比我长一些，毕竟，被没收了钱，心情沮丧一些。”

“你师傅会不会说的是这件事？你们当中有一个出卖了我？”小苏变得焦躁不安，她在树荫下来回走动，这个寿宴的故事一点也不精彩动人，却使她的心情发生了某些细微的变化。

“不知道。”郭志强洒脱地说，“我不去想，也不想去想。就像这些玉米，一年年的，从种子到长成茂盛的青纱帐，每年都是这样，物的模样，事的原委，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也不必放在心上。”

小苏伸出了手，这一次，手心里有汗的是她。“你怎么了？”郭志强问。

小苏幽幽地说：“我怎么突然间有些怕。”

郭志强说：“怕什么呀。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小苏低下头，沉默了几分钟才抬起头问：“你恨你的师傅吗？”

对这个问题，郭志强感到意外，他刚要回答，小苏伸手捂住了他的嘴，“先不要回答我这个问题。不着急，等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想透彻了，再回答。”

实际上，这一次的相聚，小苏留给郭志强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郭志强的脑子里由一个点慢慢地变大，但不是变得清晰了，而是模糊了。之后，没有小苏的那一周，仿佛有些漫长，漫长并不是因为时间，而是因为内心里凭空生长出来的一些东西，是除想念、爱、诗歌之外的东西，那东西无形之中，拉长了分离的时间。

再一个周末来临的时候，匆匆地赶往火车站的郭志强并不是去接来约会的小苏，而是要去赶火车，他要赶最近的一班火车去邢台。昨天，小苏发来电报，只有八个字：速来我被赶出家门。字里行间，郭志强看出了小苏的无助，化成了八个字。赶到市里，天还没有黑透，他走下班车，急匆匆要脱离开下车的人流向车站走时，感觉到胳膊被人挽住了，回头一看，是小师妹林芳菲。昏暗的光线中，她的微笑很迷人，她叫了一声“师哥”。班车上挤得满满的，郭志强根本未发现她也在拥挤的人群中，便纳闷地

问她要去干什么。林芳菲俏皮地说：“跟你一样啊。”

“我可是去邢台，去小苏那儿。”郭志强说。

林芳菲却并没有把手松开，她的手抓得反而更紧了，“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郭志强想摆脱掉小师妹的手，却没有办法，他急切地说：“你别开玩笑。我得急着赶火车。要赶不上这趟车，我就得后半夜才能到邢台。”

“赶紧吧。”林芳菲说，“别耽误工夫了。”

郭志强真是哭笑不得，“你去干什么？邢台跟你可一点关系都没有。”

林芳菲倔强地说：“我不管，只要让我离炼油厂远远的，不管去哪儿都行。”

师妹的一意孤行，让郭志强放弃了坚持，他只能让师妹挽着他的胳膊，快速地从中华大街拐上自强路，走上五百米，来到了人流攒动的火车站。

南下的列车上，站在拥挤的车厢里，不时地躲避着来来往往的人，师妹才向郭志强说起了原委，她说：“我不是要赖着你。是因为师傅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我不想去见，又没有理由拒绝。我没了主意，就漫无目的地坐上了班车，后来就看到了你。这一下，我有理由了，我陪着你去邢台呀。这个理由够充分吧。”

郭志强摇摇头，“不充分。你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呀。你干脆回绝了不行吗？”

林芳菲反问：“师傅的话能回绝吗？”

两人就不说话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郭志强发现以前虽然严厉但平易近人的那个师傅消失了，师傅喜欢上了众星捧月，喜欢上了高高在上的感觉。唉，他不禁叹了口气。

他们站在过道里。一百二十公里的旅程，拥挤不堪，不断地有人从身旁经过，上厕所的，打水的，无聊地挤来挤去的。车厢里什么味道都有。不一会儿，小师妹林芳菲脸色便有了变化，腿也打战了，她抱怨火车上人怎么这么多，环境怎么这么差。突然

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我苏姐姐每次也是忍受着这样恶劣的条件来看你吗？”

一经师妹提起，郭志强也是心里一惊，“她从来没有说过呀。”看着车厢内嘈杂的情景，感受着恶劣的氛围，再想想文弱的小苏，他还真心疼起小苏来。

“我真佩服苏姐姐，不顾距离的阻隔，不顾家庭的反对。师哥，你以后可得对苏姐姐好啊，你要是变了心，连我都不答应。”林芳菲直视着他说。

不一会儿，车厢内芜杂的空气就让林芳菲疲惫不堪，昏昏欲睡，她实在坚持不住了，很自然地把身子靠在郭志强的身上，头依在他的胸前，像是睡着了。路过的人的气流把她的发丝吹起来，撩在郭志强的脸上。他低下头，看着面如土色的小师妹，感觉到，这一刻的小师妹已经忘记了她不喜欢的约会，忘记了她不喜欢的那个不知名的小伙子，此刻的林芳菲，靠在郭志强的胸前，安静，满足。

夜色中的邢台，空荡荡的，寂寥，孤独，还有些古城的凋败。据小苏说，邢台曾经短暂做过商代、赵国、东晋的都城。可是走在那低矮楼房挤压中的街道之上，郭志强一点也感受不到古代帝都的恢宏气息。

看到林芳菲，小苏还是很惊讶。她站在邢台一中的门口，像是已经在这里等了许久。“呀，菲菲，你也来了。”她说。

因为被母亲从家里赶出来，小苏不得不搬到了学校的宿舍里，宿舍在一栋三层小楼上，边上楼，小苏边给他们介绍，“这个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是日本人的—座兵营，学校西北角还保留着日本人建的碉堡呢，明天我带你们去看看。这栋楼是日本鬼子的指挥部。屋里都铺着木地板。”

听着她的介绍，郭志强悬着的一颗心渐渐地放下来了，小苏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悲伤，他原以为，见到他，小苏肯定会无比的委屈，会扑在他怀里痛哭流涕。

小苏寄居的宿舍在二层，—间八平方米的小屋。那天晚上，他们不得不三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屋子的中央拉了—块床单，